

旅法
漫笔

一个男孩的发问

□碧水

初夏的一天上午，一辆白色的尼桑车驶入Jardiland花鸟市场的停车场，兜了一圈后，选停一雪铁龙与标致两车间的车位，不知是司机新手，还是车位狭窄，车头伸进车弄而停滞，车上跳下一法国男子，指挥女司机停车，而车道对面，市场正门右侧的五席车位空无一车，那些车位地面喷有轮椅图案，隔人行过道的正面方木柱刻有轮椅标识，此乃残障人士的停车位。见此情景，我想起一个男孩的发问——法国男孩安东尼的发问。

几年前的元旦，R先生陪我们游奥古兰姆市。R先生的长子安东尼坐在我的左侧，那清澈见底的蓝眼睛一直打量着我。在安东尼眼里，黄皮肤黑头发的我是外国人吧。

奥古兰姆近波尔多，一路多葡萄园。葡萄园的葡萄树没有抽芽，像卫兵似地矗立。我想象着葡萄成熟的景色，还有葡萄酒的醇香。突然，安东尼摇了摇我，一脸微笑，问，中国道路有没有专供残障人士的车位或座位？他的蓝眸子闪烁光彩，一种期待的目光。

回答当然是肯定的。

安东尼的发问，令我惊讶。这个十来岁的男孩为何提出此问？安东尼，身着淡褐色的夹克棉袄与蓝色牛仔裤，脚穿黑色高靴跑鞋，除一头黄发，一双蓝眼睛外，安东尼与家乡同龄男孩没多大区别。七八年来，安东尼的发问成为我的奥古兰姆之行最深的记忆。

为此记忆，为此疑问，我有意无意寻找安东尼的发问答案。巴黎戴高乐机场标识优先符号的座位是空，即使座位边有站立的乘客；弗郎什孔泰的高铁站站台的候车室内，有一挂自鸣钟下方，设有两席优先座位，座位上方贴一黑方块，上有白色文字与图案告示，乃为盲人、聋哑人等残障人士的专座。法国的停车场，离进口或出口最便捷的车位皆标示轮椅的图样，这些车位大多是空荡荡的，一如本文开篇情景。无论是有轨电车，还是公交汽车，大多安装了可供轮椅上下的踏板；车厢内那些黄色醒目的优先座位自然留给老弱疾病的乘客。法国的公共交通一般不允许携带宠物，一次乘4路车，意外发现包厢式座位间匍匐一大黑狗，眼睛像雷达似横扫从其边上走过的乘客。车至post站前，一老姬站起，一手牵挂一条狗绳，缓慢移步。黑狗起身，足有半身高，黑狗是导盲犬，引导老姬走向车门。刹车惯性，老姬一踉跄。身边一妇女一把挽住老姬，扶送下车。

与家乡一样，通往行政机关抑或剧院、商场诸类的公共场所多为斜坡与台阶的双重通道，斜坡平缓而坦直，道与道皆为水平对接。贝城的Flore广场南面有家椅子店，一间门面的小店，店外是不足一米的人行道，显然无法建坡道，而进店堂上或下有两台阶，店主人在台阶右侧的墙壁装了一门铃，门铃上方标了轮椅图。见此，我仿佛明白了安东尼的发问。

在法国街头，隔三岔五能见残障人士，有人陪伴抑或自驾轮椅。他或她有的去超市购物，有的逛街看风景。在街心公园，数次看到一对母女，多是这位母亲拉着一个女孩的背影，女孩约莫1米高，常穿连衣裙，粉红色或豆绿色。一回，女孩在滑梯前转圆圈，当转过身一刹那，我惊得几乎呆住了。那女孩尖瘦的脸颊，皮肤像被烧伤愈合的疮疤一样扭曲牵扯着，眼睛部分只剩一条细缝，鼻子、嘴巴、耳朵被扭曲得没一个完整形状。女孩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母亲微笑着，眸子注视着。在卡西诺超市，碰到过一位穿吊带背心的独臂女子，一脸灿烂，步履轻松，行如常人。我曾经远远跟随一位独驾轮椅的青年男子，观其购物。在“SUPER”超市，这位像霍金般耷拉脑袋的青年男子，坐着轮椅选好棒子面包，选好奶酪，一一放进购物车。购物车由超市提供，是一种可与轮椅挂钩的残障人士专用购物车。其实，我十分希望看到这位青年的陪伴，然而选物，付款，装物，离开诸过程，这位青年不求人，亦没人去帮他，一切皆如常人的超市购物。在这里，我看到一种自强、自尊的尊严，亦看到人们对这种尊严的尊重。



我和我的舞龙队（五）

□沈东海

艰苦训练，但没有一个人喊累

因为训练的时候，已进入盛夏，而舞过龙的人都知道，夏天是不适合训练的。晚上天气再凉爽，大家舞了没多久，衣服还是都湿透了。到后来，毫不夸张地说，都可以拧出水来了。记得当年，我在村里舞龙，就有人因此在训练中突然中暑晕倒。当时可把我们吓坏了。

舞龙除了热，第二个考验就是身体。因为舞龙的时候，需要经常翻转腾挪，跑跳，做爆发性动作，发生个意外受伤、摔倒是常事。这对于这些聋哑人而言，就更难了。在刚开始训练的时候，大家因为对动作不熟悉，队员之间相互配合又不够默契，快出问题时无法及时用语言提醒，所以在过龙身、过杆跳时，很容易踩到龙身和杆子，更有甚者因此被绊倒。这样的苦头我就吃过，差点让自己摔成狗啃泥，一个踉跄后，当时就把我疼得龇牙咧嘴的。而这条龙的杆子，更是被他们踩断了三根，后来都是队员朱东海修好的。而一支舞龙队里最辛苦、

最累的，莫过于龙头（张斌）了。因为以前我当过龙头，所以我知道。在我当龙头的那几年里，每次训练，我都失眠。因为要记的动作太多，压力太大，出的汗太多，体力不断透支。两个多小时不间断地训练，能熬下来，是对自己毅力以及体能的一次考验。毕竟几年前，我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，而他已是奔五的人了。当时，我不知道他能否坚持到最后，毕竟越练到后面，动作一多，在精神、记忆和体力的三重考验下，人是很容易崩溃的。而这个龙头，又是我千挑万选，好不容易带出来的。

而在舞龙动作当中，让人受皮肉之苦最多的，莫过于舞“八字龙”了。这个在舞龙中最招牌、最有气势，也最有视觉冲击力的动作，是我要求他们练习最多的。毕竟舞龙的看点就在此，这个动作又不是一朝一夕谁都能学会的。绝大多数队员因为练这个，手上起了许多水泡，疼得他们“嘶嘶”叫。这是学舞龙所必须要经历的一课。而龙头手上的一块皮，

更是快掉了。这人挺爷们，咬咬牙，学我以前的样儿，把它给扯了下来。

就算这样，我原本预想的有人会退出，却没有发生，这也让我开始对他们有了敬佩之情。更让我高兴的是，每晚规定时间练到八点半，大多时候都练过头了，满头是汗的大家，没有一个人喊累，喊疼，喊着要提前回家。他们都知道我过来不容易，想多学一点再回家。

中途休息，大家就喷点太太团买的云南白药，或者贴一个创可贴就算完事了。有一晚，将近9点，我看夜空中已有电光在闪，示意他们该回家了。他们这才意识到训练时间到了。毕竟我第二天一大早还要去江北上培训课，而他们有的是坐公交车过来的，有的甚至是大老远从镇海骑自行车过来的。

回来的路上，天开始下起了暴雨，我的眼镜片糊了，路都有点看不清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自己来了，是值得的。

无声的世界里也有欢声笑语

训练虽然艰苦，但也有许多值得让人开心的事。

每次休息，他们都喜欢开玩笑，说到开心处，就会用笔写在纸上告诉我。有时，我也问他们什么事这么好笑？他们起先不说，然后故意打手语告诉我。我看了似懂非懂，表示自己不知道。这时，作为长辈的仁杰叔就过来了。他先皱着眉头，咬着牙，然后用手指着我的脑袋，嘴里无声地念叨着：“‘贼嘎笨’啦！”边在纸上写道：“我们龙都学得差不多了，你哑语咋还没搞懂呢。”

关于这些聋哑人，大家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，以为他们又聋又哑。每次我在群里聊天，说到聋哑人，他们都会“骂”我：“‘贼嘎笨’啦，都和你说了好几次了，我们是聋人，聋而不哑，哑只是因听不到而

丧失发音功能的。”他们不承认自己哑，好似“哑”字又给他们添了一道伤疤。后来在他们面前，我就渐渐改口了。

记得队里郑国就会说几句简单的话，常常把我搞糊涂了。有时我明知是事实，却还要三番五次地问他：你是不是可以听到一点点呀？他总是指着自己的耳朵，然后慌慌张张地摇头，好似在说他不是冒牌的。

这时他们又会说我“贼嘎笨”啦，道理不是以前和你说过了。因为聋哑新生儿早期接受专业的发音训练，大多是可以简单交流的。厉害的甚至可以看你的口型，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
一次送我手语书的聋人学生（高露露）过来，看我们舞龙训练。当时，他们又拿我开

玩笑了，用手指着她，说：这小姑娘不错，热心，人也长得标致，让我可以追一下。腼腆的我，当时听了，脸像红油漆刷过一样。

有时候他们也很顽皮，像群没长大的孩子，打打闹闹，相互追逐着。一次不知什么原因，他们竟然把聋协主席给放倒在地，但他不恼，依旧与他们嬉闹着。搞得当时在一旁围观的我，也想疯一次了。

队里最最有趣，也是每天必会上演的一件事，就是仁杰叔与叶奶这对夫妻在休息时总喜欢在我们面前秀恩爱。这时，我们都会很默契地表示对他们的“鄙视”。但其实，对于这对恩爱的夫妻，我们一直是很羡慕的。

这些开心的事，多少缓解了我们训练中的辛苦与压力。